

走近與視覺的葬禮

遊覽車在一個未曾到過的休息站停留，幾十個年輕人有的如我早早將頭髮剃光，露出青色的頭皮，有的試圖在這個生命體留存更久。男生如廁有不成文的習慣，如果可以中間會空一個小便斗，我走過陽光直射的碎石子路，頭皮焦燙而眼神迷茫，穿過人群直接在兩人之間停留，

可以感覺左右的目光塞滿了異樣，我總想起學生時期在廁所遇見教官，他說，廁所不問好。那年我二十七，正前往成功嶺。彼時覺得自己夠老了，入伍後才知道，連長與我同年紀。回頭看卻還是青春正熱，一如那年那天的陽光。

誰不喜歡陽光呢？生病以前我也是，總喜歡天亮前準備破開的光劍，那是少數我可以辨認時光的方式。但我也喜歡雨，特別是夜裡的雨，清爽或者暴躁都喜歡，甚至颱風夜裡的呼嘯往往贈我一夜好眠。從十多歲就是個不眠者，或者失眠者，那點謹小慎微的期待總不敢說，深怕風災帶走了什麼，毀壞了什麼而我竟自喜。

病後，我無法喜歡陽光，更怕陰霧的天氣。那使我總看不清，像被世界遺棄。但我卻踏上了前往成功嶺的車，左右張揚的年輕人（相對彼時的我而言確是年輕）斜斜看著我，我想對他們說，廁所裡不問好。

恰好沒遇到大專兵大退，於是我這一梯很多並非大學畢業生，高中畢業或者提前入伍者居多。我看著他們，有的手刺了半甲，有的全套青花割線尚未打霧。嘴角還有上車前最後掙扎的那口紅沫未吐盡，也有一身啤酒味的。若我曾在人生路上遲疑，走入另一條路，會否也如眼前的他們那樣充滿憤怒與驕傲？我不知道。

幾年在大學洗禮，身上或者還有那麼一點社會氣，我一來不感到害怕反而覺得親切，二來眼神很難掩飾，直到那麼久之後偶然與同梯的弟兄聊起，他們覺得我的眼神會噬人。當然他們沒說得那麼文雅。我說，你的身型可以把我掄到牆上反覆幾次再掄回來，我可害怕得要命。可能我說話時的神情過分冷淡，他們不信，我也沒辦法。

真要我說，搖搖晃晃前往兵營的遊覽車，投射了自己的人生樣貌。如果能早點知道此後的人生就這麼搖來晃去，那天的車上我或者會打開車窗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多聞聞不一樣的空氣，把一些自己留在外面，留在地面。但我選擇踏上搖晃的車廂，那就得無怨無悔。

我是大可不必入伍的，在收到新訓通知書的那一天，我也掙扎了兩秒。我早已查過，我的眼球震顫不需要當兵，只需要申請自費複檢，做完檢查就可以，但我莫名憧憬那種搖晃的感覺，兩秒後，我決定入伍。與那些死命想

逃的人不同，應該說，逃的方向不同。也許就是那兩秒的掙扎，揭示了我的人生循著固定的軌道，我總是逃，被迫著或者自願，或者以為自願。媽媽不太諒解我的決定，我告訴她我是客家人。她說，我就討厭你們客家人。

我哈哈大笑。自費複檢至少要四千五百塊，我入伍還有四千多薪水，裡面吃飯不用錢，一來一往我還省了一萬多，這不是很好？媽沒說什麼，但她一定知道，大學就寫作出書的我，不差這一萬塊。我只是逃跑而已。她可能也有點歉疚，好多次跟我說，不知道為什麼生了不好的身體給我，小時候常跑醫院，沒想到長大眼睛出問題。但我覺得她最該歉疚的是高中時代替我去抽籤，抽到了海軍陸戰隊。即便後來因為體位不過變成了替代役。她說，這輩子收到最熱烈掌聲就是那天早上，幫我抽到海陸的時候。

老太太很可愛，現在也一樣可愛。她要我保證會照顧自己，保證一定要去驗退。我說好，說好了才能搖晃，才能繼續磨蹭著長大。但我不知道，電影都是騙人的，害怕陽光的眼沒有墨鏡的保護，入伍第二天我就幾乎失明。我沒敢跟媽說。

我能記得初至成功嶺，寢室在三樓。裝配分發好之後，對面一個床位空著，他們說那個人會晚一點報到，隔壁寢的人也許多了裝備，看見那床沒人逕自扔在那裡。我攔下他，他說，因為那位置沒人所以先丟那裡。憑什麼呢給我拿回去交給幹部，我去你的別人就隨便。但我不能記得那時隔壁床的人是怎麼看我的。反正過沒多久，我也看不到。

一直到幾天後分隊長才問需要前往醫務室的人。那時我甚至掙扎了一下要不要舉手。舉手就認輸了，可我根本不是在這裡才認輸。一年前的那個午後，在和室桌寫著小說最後部分，卻突然倒下的我，已經輸了。我只是搖著白旗走到這裡，佯裝自己昂首闊步。

醫務所的醫生很生氣，問我，接下來是週末你不知道嗎？我說我知道，週末你那麼生氣幹嘛呢？他說，因為你現在過來看診，萬一出問題就是我的責任了。我變成了他者的責任，我後悔舉起了手。週一才能到台中榮總轉診看病，接下來的日子，我用聽的。偶爾用摸的，尤其上下樓梯，前面被我摸到的弟兄總會罵三字經。我道歉，說我眼睛看不見。尤其晚上，他們以為被鬼摸，我以為摸到鬼。

進餐廳不知道怎麼打飯，還好打飯班那個全身刺青的小偉對我很好，滷排骨還會留下最多肉的給我。因為很餓。肉湯配飯都可以吃好多碗。我總覺得餐廳可以貼上《悲情城市》的海報，氣氛很適合。長官吃飯的長桌上方可以掛上後現代風格的燈飾，用餐音樂不要再放《親愛的你在哪裡》跟《兵變》，小野麗莎就很不錯。陽光還是斜斜打進來，八月的中台灣熱到骨頭都要燒焦味，寢室的電扇只有出聲音的功能，不過幾天而已，踏出成功嶺前往榮

總竟讓我覺得活回來了。那天中午，我買了便利店的便當與奶茶。只覺得人間美味，努力「聽」了電視轉播的美國大聯盟王建民出賽的實況，回去跟寢室的朋友說說。

我是第一個進去診間的，說完了症狀後，女醫師沒說什麼，轉過頭在後面的書架翻找，我隱約看見她的動作，然後拿出一本如辭海那麼厚重的書，劃上螢光筆，跟我說，你看，眼球震顫，免役。你為什麼會入伍？我瞄了一眼那本書，然後誠實跟醫生說，我看不到。然後說謊，告訴她我不知道。其實我知道，但我不好意思說，因為我是客家人，勤儉持家想省複檢費用。而謊言總是繞了許多圈，記憶又不可靠。我一直以這個說法說服自己，實際上我還是扯謊了，不知道如何跟自己也跟醫師解釋，我只是想逃。

教學醫院的緣故，旁邊有個實習醫生，男，身高恐超一百八，頭髮抓得很帥。醫生說，來，這個案例非常特別，你要仔細看。我說好，我也想仔細看，但沒辦法。手電筒在我眼球來回，我覺得眼珠要爆炸了，疼痛感從眼球後側襲來，我只想伸出手指捏著眼睛後面，但捏不到，眼淚鼻涕狂流，想掙扎又想鎮定，便盯著那實習醫生的髮型。在模糊一片中，這世界還有一些我僅能捕捉的風景。模模糊糊，搖搖晃晃。

尖尖聳立的頭髮，刺眼的光線，荒謬的白牆與模糊的視覺，換來的是全休單。醫師說，全休就是整天可以躺在醫務所不必出操，可以逃個澈底。我問有沒有其他選擇，她說讓我繼續出操是沒可能的，太危險，不久前成功嶺才一個校官晨跑意外過世，最低限度是半休單，讓我可以待在安全士官那裡待命，用餐時間再跟大隊集合。

安官桌待了兩天，我經常想起我長大的地方，那個巷尾電線桿總會堆滿垃圾，轉個彎可以看到一片田的老地方。那裡似乎還在不停地生長，垃圾每天都會不一樣，即使早已垃圾不落地經年。實際上那個地方不僅沒生長，反而縮水了，記憶中他是如何的巨大，街頭到巷尾本來要走一世，真回到那裡不過是十五秒的事。於是記憶是不可靠的，畫面是會騙人的，眼睛看到的也不怎麼真切，那麼我就釋懷了，任憑黑色籠罩我的視覺，如同葬禮上的西裝或者布幔。

第一次走進連長室，是輔導長帶我進去的。連長與我同年，我才坐下便拿出封面破破舊舊的書讓我簽名，說我陪著他度過受訓的日子，說了一些身體要保重之類的話，喝了兩杯茶。熱茶。拉扯交涉幾次後，同意我在出操的時候待在樹蔭下，我說，坐在安官桌太無聊，而且童軍椅很難坐，我雖然看不清晰，仍可見到那個呆坐的自己被遠遠拋起然後落下。

可以跟著出操很愉快，眼睛狀況越來越糟，集合又緊張，我總最後離開寢室，避免動作太慢。寢室裡總有人比我更晚，一開始我以為他膽子大，後

來發現他都留到最後關燈。我說，以後我來吧，你太晚集合會被罰。他說，燈沒關整個寢室都會被罰，他倒是小事。我睜大眼睛想仔細看看他，但看不清。後來才知道他是體操國手，手臂比我的大腿粗，鑑測的時候因為隔壁連友人單槓拉了五十下，分隊長問他能不能替連上揚眉吐氣一次，他好像拉了一百下。傳聞不可盡信，但我活在那個傳說中愉快著，直到很多年後，他來洗車場拜訪我，才知道沒有單槓一百下這種事。

大概……三十幾下吧。他說。

通過數字我也漸漸明瞭，所有感人肺腑不過是連串虛假符號所導致，也像戰爭時的口號或者戰鼓。我笑了，但我仍堅信他拉了一百下，記憶不會騙人，不是嗎？

那條從三樓寢室通往連集合場的樓梯，是我將逃離的自己丟棄的好地方之一。好幾次因為緩步下樓扶著牆，被我阻擋的人氣急敗壞推開我。幾乎要用下樓的那一秒我知道了，這種時候就是戰爭，誰都想先走兩步，不論殺敵或者逃命。

我是自願的，我跟自己說。被推搡被鄙視都是。甚至連這個空間都是我自願走近，也自願被看輕。每次都外診名單都有我，總有做不完的檢查，我以為遮著一隻眼手揮來揮去就能搞定，沒想到額頭臉框塗滿透明藥膏貼上圓形的貼片，偵測視野缺損很科學，無法假裝。但醫師沒告訴我，離開之後要把那透明藥膏洗淨，於是我的臉黑一片，如同焦土，讓人想起死亡。

每次我一早轉診，回來都發現我的床單蚊帳都摺好了。幾次之後我發現是隔壁床弟兄幫忙，為了感謝他，站哨時候我都會提早十分鐘過去。我沒說什麼感謝的話，畢竟我失眠，將這個不值錢的時間贈與他，是我唯一能夠做到的。即使我很想跟他說，我內務零分也沒關係，因為不會被罰，也不會影響分發成績。但我沒說，總覺得這話像朝著廣場扔石子，鴿子轟然而散。

最終我確定驗退了，視野缺損百分之五十五。我還是沒跟媽說。我以為只有右眼比較混蛋，沒想到左眼也混蛋了百分之五。很多時候長官會廣播，第三寢沒事做，全員坐在地上，讓 162 講故事。其他寢在打掃的時候我們開同樂會，沒有汽水啤酒，沒有蛋糕炸雞，只有我無止盡的胡扯。這大概是我唯一的貢獻。作文比賽得獎了，連長跟我說，我要驗退了給榮譽假沒意義，還有什麼想要的。

我說，能不能讓全部人投飲料，一次就好。但不要說是我要求的。那天午後，打掃完颱風後的營區，全部人快樂地投飲料，我也買了一罐，拉開拉環的時候很舒服，從來沒喜歡過喝冰淇淋口味的汽水，還是沒看過的牌子。但那一天，真的好喝，汽水流淌過整個成功嶺，鋪成了河，用我視覺的葬禮換的，值得。

我想起在餐廳大家餓壞了，等著傳下來的剩菜。有的人在肉湯裡面慢慢撈肉沫，後面的人氣死了，哪怕只是肉湯都好，趕緊傳過來還可以扒好多萬白飯。日子活成了珍惜的模樣讓我始料未及，他們這些看似不良少年的，卻會在集合的下樓階梯上，從腋下拽著我下樓，搖搖晃晃，像極了晴天娃娃。

領驗退單那天，帶我去的是個菜鳥班長。還記得他剛來隊長自我介紹，說自己專長是三千公尺徒手跑步。那天傍晚的三千公尺，我與同一隊的海陸驗退的弟兄說好，繞著他跑，俗稱繞衛星。這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嘲笑，幼時練體育的我，拖著糟糕的身軀與模糊的視線，繞了他一圈又一圈，隔天之後再也沒看見他帶跑步。

「真羨慕你驗退，要是我，那些東西黃埔大背包什麼的都不拿了，馬上就頭也不回衝出營區。」他說。

我想了想，前一週才調查過結訓離營，到台中火車站、台中高鐵站、彰化火車站都是公車，十五塊，先付。我付錢了。現在馬上走，只有計程車，固定車資兩百元，不管車上幾個人。所以我跟他說，我可能三天後結訓那天再跟大家一起走吧。

走著走著，他便消失了。我回過頭努力看，總算看見一個模糊的身影，彷彿顫抖，彷彿戰鬥。我走回去，正想跟他說，畢竟我車錢都付了，浪費十五塊很不爽。他舉起手，猛力在我背上拍了一下。我成戰鬥姿勢，但視覺被剝奪，於是放棄。他哭著說，童話裡都是騙人的，就你來真的。好樣的，跟大家一起來，跟大家一起走。

回到連上，他還跟所有人說，162 很夠義氣，要跟大家同進退。於是那十五元的羈絆，便再也說不出口。所有的感人肺腑都是連串虛假符號所導致，但也可能只是來不及說出口的話，一轉眼就成了汪洋一片，那些目光成群結隊而來，我的不幸成了另外一種贈與，不是難得的投飲料時光，而是願意一起跟著受苦。我才知道，多半時候痛苦才能交換幸福，而快樂不過是飲料最底下那已經蕩然無存的氣泡。

他們不在意我藍色的驗退單上，那愚蠢又醜陋的大頭貼，是別隊的學長帶我在榮總地下一樓證件照的機器拍的，我還沒準備好他便按下，頭頂缺了一塊。而我在意，直到二十年後我仍在意。

因為那是我如此自願地走近之後，唯一能留下的樣子。在那個黃昏，最後一次待在成功嶺集合場，戴著我的帽子遮擋陽光，而療令台上值星官拿著麥克風指著我，大罵那個誰！誰准你戴帽子的！

旁邊，與我同班的棒球替代役，後來的職棒選手，也是我大學同校學弟站起來，雄偉的身軀炸裂的丹田吼著。他眼睛有問題啦！我面無表情但心裡

笑著，你啊，就不能說「他眼睛生病」、「他眼睛不舒服」之類的嗎？

午後的陽光曬得我頭昏，直到驗退回家才發現，我甚至有一邊耳朵也聽不見了。原因不明。三個多月後才逐漸恢復。嗡嗡地，聽什麼都不太清楚，眼睛也看不清。讓人想起植物，想起石頭，想起那個午後在泳池裡比賽憋氣誰比較厲害然後輸掉的眼淚。

但我能聽見他替我說話。我用一場視覺的葬禮，換來這些一輩子都捨不得丟掉的畫面，模糊的但厚重的，更重要的，是我自己靠近的。我自願的。這些年常避免在各個公開場合提及病，眼睛的、身體的。因為那不是什麼可以換取同情與關注的事，而是某些時空裡，也許豔陽高照的午後或者大雨傾盆，那些離去的曾同行一段時日的人們，那死去的三樓寢室與下樓之路。每天每天渾渾噩噩地活著，像拔著指頭裡的木屑，費勁卻舒坦。

是這些珍貴的失去救了我。

所以我還在這裡。

我自願的。